

十年磨剑 韶华可期

矫健

我认识《清雅茶馆》这本小说集的作者十年了。2013年元旦刚过，就接到烟台市作协的会议通知：兹定于2013年1月19日上午，在烟台市新闻中心举办胡剑华长篇小说《魂无挂碍》作品研讨会。这本书的作者胡剑华是何方人氏？我忙于写作，孤陋寡闻不为怪，可连作协的朋友也都说与作者不熟悉，纳闷之余，我收到了作协送来的《魂无挂碍》这本书。

也许是对作者的身世产生了好奇，或是《魂无挂碍》“后知青时代”的话题吸引了我，在“书当快意读易尽，客有可人期不来”的心境中，我颇为顺畅地看完了《魂无挂碍》。掩卷沉思，我似乎被这本书中的创造力和鉴赏力所包围，被某种难以言说的震撼多次感动着。源于这种感动，我极为看重《魂无挂碍》这本书的面世，也意识到胶东作家群里新增加了一位气质卓然的人。

据说这次作品研讨会非常成功，烟台市文联和在烟高校的专业人士悉数参会，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了《魂无挂碍》以及作者胡剑华。后来资深评论家王永福在报纸上刊发了对《魂无挂碍》的专题评论；一级作家于雷娃女士刊发了读后感《走着走着……》；烟台大学张守海教授以《文学梦与中国梦的交响》为题，对《魂无挂碍》这本书给予了好评。遗憾的是，会议那天我因公出差未能出席，只记得会议那天恰好是那年的腊八节。

不过，通过文学，我和作者有了更多次的接触。作者比我小四岁，高中肄业后，务过农又当过工人，后来与我同年考上了大学，即1979年入学。现在，他身兼国企负责人的重任又能笔耕不辍，实属不易，看得出作者是一位阅历丰富、积极进取的人。

十年间，作者潜心创作，用笔墨和心血写成了这本小说集，这是作者坚持“少则得，多则惑”创作理念的必然结果。我在认同这种“动之徐生”写作态度的同时，在他的文字意境上，也想到了所谓的“郊寒岛瘦”。这两个词用在作者身上，可以说是殊两悉称。

记得是2014年夏天，我看到了中篇小说《清雅茶馆》（《百花洲》2014年第6期）后颇为惊诧。《小说月报》慧眼识珠，及时对该文予以了转载。要知道，烟台籍作家的作品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的中篇小说从未超过个位数，更何况作者还是一位身兼国企重任的业余作者。我认定《清雅茶馆》是作者继长篇小说《魂无挂碍》后的又一力作，也是作者在文学创作路上跨越腾飞的扛鼎之作。《清雅茶馆》的故事让人沉思良久。它是一个关于进城务工的菜贩子马六经历“于连式”的成长、最后咸鱼翻身占鹊巢，而女主人公邵姐恣意妄为沦为阶下囚的故事。小说中的邵姐擅长人情世故，既妖娆多姿又坦然率性。在她过往的岁月里，多少人都被她的光芒弄得失魂落魄，也被她咄咄逼人的气势所吓倒。她把身边的马六当作“精神按摩师”，不仅是在茶馆里、生意场上呵护照顾着他，还与他彻夜畅谈未来的人生大事，她甚至渴望与马六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她是那种天生自带光环的人，也是世态伦理框架下难以捉摸的人。

值得赞叹的是《清雅茶馆》的语言格调。“老卡也不恼，晃悠悠回到座位上，钓鱼背心上的几个口袋随着他坐下被挤在一处，皱巴巴像一张生气的脸，他很认真地说：‘你说咱就这德行，哪会整天哥啊妹的、情呀爱的，从前老婆孩子厮守，日子也不是没过。我指不定什么时候脾气就驴出来，把人儿欺负得眼泪啪嗒。哑巴的好处是，即使她呼天抢地也不出声，那日子要多清静就有多清静。’”“老卡挠头道：‘你这话像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，见识大了，男人具备不具备你一掂量便

知？那今天咱们把话擱在这儿，我早晚叫你知我具不具备。’小凡一时笑得没了声。老卡说：‘行了行了，你还真拿自己当美女了，也就我吧，对眼的蚯蚓一条龙，换个地儿就凭你能拉动我老卡这都市的眼球？等白了眼毛吧……’”“马六听见‘讨不讨’时暗自笑道：‘真有意。’邵姐看看他，他脸一红，低头不语。老卡说：‘看看吧，讨厌的仄字他发音困难，平时他也说讨不讨的。’邵姐‘哦’了一声又问：‘什么叫真有意？’老卡哈哈大笑：‘真有意，就是真有意思。不然我说成真有噫嘻，那不难听了？’”这些语言是朴素而具体的，它与作品所处的背景是不可分割的。它赋予每个人物特定的语言环境，使小说里人物的对话都顺嘴说出来了，这样的语言和人物相融相生，刻画、描述出的人物形象和性格也是鲜活生动的，不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“画外音”，让他们游离在小说的语境之外。我笃定地认为，语言风格绝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，它蕴含着作者的人生价值观，也是作者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的重要体现。在创作过程中，这种把控是难以坚持和恪守的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语境陈述，才会促成故事情节生动有趣，人物的对话也显得意蕴丰富多彩。

再看这本小说集所讲述的故事，无论是滨海小城里的《清雅茶馆》，还是山坳深处掩埋的《金豆子》，抑或是山乡巨变里的《活法》，还是异国他乡莘莘学子的《为谁辩护》，没有一篇小说强调波澜壮阔的故事情节，它们也少有此起彼伏的悬念和扣人心弦的高潮。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在自然铺展的叙述中完成的，而且叙述得不疾不徐、流畅自如。这些小说只是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灌注着潜流暗涌的情感，融汇着与普通人心同感应的情感共鸣，而正是这种情感的共鸣蕴含着一种直指人心的穿透力。正如郭玉洁“写普通人的故事，需要更高超的写作技巧”的说法一样，这本小说集从选题到结构思维、从采访挖掘到文本呈现，尽管描述的是现实中普通人的生存断面，却折射出了作者写作技巧的娴熟和创作视角的宽阔。所描述的人物并非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，而是亲切无比的左邻右舍，所以即使多年过后，“每每读起鲁迅，甚至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等，看到闰土，想起阿Q、一百单八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《清雅茶馆》里的大青衣邵姐、幽默诙谐世故圆滑的老卡、‘于连’式发达的农民工马六、以权谋私巧施贿赂的老鱼头……”（吴殿彬《“写小说的”胡剑华》）。小说语言风格迥异的叙述犹如显微镜似的能观察、放大各个人物，从而发现那些水到渠成的故事，让读者在独特的语言和逻辑里倾听他们的嬉笑怒骂。作者在整体文本结构和内容里唤醒、激活他们，让他们人性的美好光辉映照到如今，很显然，作者做到了，或者说他正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。

感谢作者的信任，以我对这本集子的粗浅之识为序，但我真心地向大家推荐《清雅茶馆》这本小说集，因为这里边饱含着作者对文学的敬畏和坚守，饱含着平凡人所具有的人性之美和感动，饱含着作者对文学梦想的使命和担当。



早熟与晚熟

——读《晚熟的人》有感

连迎

《晚熟的人》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一共收录了十二篇中短篇小说。针对当下消费名人、文坛怪圈、网络乱象、环境污染等问题，刻画了芸芸众生相，揭示了千百种人性、万千重世俗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小说集同名的中篇小说《晚熟的人》。

在未读这篇小说之前，关于人的成长评判，我听到最多的是早熟。早熟的人更容易融入社会，左右逢源，混得风生水起。关于“晚熟”，莫言曾经诠释为“厚积薄发，大器晚成，韬光养晦，伺机而动”。他本人就是晚熟的典型，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，他走得缓慢而踏实，多年以来一直笔耕不辍，孜孜不倦，才有了《红高粱》等佳作的问世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。在小说《晚熟的人》中，蒋二似乎是晚熟的典型，常林是早熟的典型。

蒋二原名蒋天下，在那个“阶级斗争天天讲”的年代，这个名字能演绎出吓死人的结果，于是改名。现在，他又郑重声明，“今后不许再叫我蒋二，我叫蒋天下”，名字的回归，预示着他的得势。

曾经的蒋二上小学时，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勉强升到三年级，可见其愚钝。他是当初东北乡出名的“四大神仙”之一，和其他三个“脑子有毛病”的人，经常坐在石桥上用脚丫子钓鱼。村里的人把他当傻瓜看待，而他却是在装傻。装傻换来的直接好处就是，农业税和各级提留一分钱不用交。而书中的作家“我”出名之后，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抢先低价买下了“我”旧屋西边的地，盖房子、出租摊位、卖盗版书，后又开文化公司，注册商标卖矿泉水、保健酒，还举办滚地龙国际擂台赛，花样百出，赚了个盆满钵满。他踌躇满志，口出狂言：“我们晚熟的人，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。”

他瞧不起早熟的常林。常林年轻时是他们这帮人的大哥，蒋二和“我”等都是跟着常林的小喽啰。常林带着大家“保养机器”——去野地里偷东西，填饱肚皮；带着大家去附近的建设兵团看电影；他闯岗哨，和知青理论时展现出好口才，自豪地说：“老子早熟，生来就会”；他用一招“滚地龙”的鸳鸯脚打败了知青单雄飞，赢回了他贫下中农的尊严和大家看电影的机会。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人，后来竟怕这怕那，喝百草枯死了。

蒋二说常林“他是早熟的品种，上了岁数就傻了”，还得出结论：“有的人小时候胆子小，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有的人少时胆子大，长大后胆子越来越小，这就是早熟和晚熟的区别。”他自嘲是晚熟的人，而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的不成熟。书中他的爷爷蒋启善在收单雄飞为徒时，说的规矩是“无事时胆小如鼠，有事时胆大如虎”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老爷子其貌不扬，却备受村里人敬仰，原因一是有一身武功，被称为“滚地神龙”，二是曾打死了一个日本兵，夺了一支三八大盖枪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能安心地在饲养棚里喂牛喂马，足以显示出他的韬光养晦，他才算得上是晚熟的人。反观蒋二，凭着精明的算计投机取巧、急功近利，最终因非法占地而使他花重金打造的擂台和展览馆被推土机摧毁。他凌晨打电话向“我”哭求说情，“我”给他的建议是，继续晚熟吧。

读完小说反思自己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早熟晚熟似乎都算不上。我后知后觉还无特技傍身，不善言辞还耿直倔强，既没有常林早年的勇敢，又缺乏蒋二的聪明，更没有小说中作家“我”的才华。“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，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什么，那么这个什么，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。”其实，人总有遗憾，做好当下的自己就可以了。

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，不必纠结是否早熟晚熟，只要秉持纯真善良的原则，清清白白做人，不唯利是图，不算计钻营，就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一个成功的人。